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轟天雷 第十二回 搶封章揮拳咬指 降上諭革職下牢

話說荀北山被徐中堂攆趕出來，回到會館，想了兩日，沒有法子。第三日，具了一張稟，說如犯不測，由彭一人身受，與老師無涉，親到徐中堂府中求見。被徐桐痛罵了一頓，又逐出來。北山到清秘堂去過一回，清秘堂有個姓陸的，是同莊仲玉有些仇隙的，也不認識北山，卻知道北山與仲玉交好，便生事起來，說仲玉唆使北山上折子，這折稿是仲玉代擬的。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從此京宮中都知道了。仲玉聞了大驚，幸他向日功名心頗淡，而且計究名臣氣節的，便也不甚畏懼，就去訪問北山。到了會館門口，只見長班稟道：「荀老爺上衙門去了。」仲玉忙叫車夫趕進城，到翰林院衙門口，遠遠望見裡面兩個人，在那裡廝打。仲玉定睛細看，一個是龔季樵，一個是荀北山。

仲玉忙下車飛步趕進衙門，只見北山趕出來，仲玉忙雙手拖住，抱上了車，叫車夫趕車快回寓中。自己便到季樵車上坐了，只見龔季樵左手血淋淋的，小指斷了半截，手裡捏著一個折匣。仲玉問道：「你這個怎麼了？」季樵一看大驚，原來徐中堂本與龔師傅不睦的，近來朝內又添了一個冤家剛毅。

看官，剛毅為何與龔師傅有仇呢？剛毅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筆帖式出身，靠了拍臀捧屁的本事，得了顯要，胸中卻仍是沒字牌，惟喜歡看《封神演義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施公案》等小說。一日，在太后面前，保薦龍殿揚。太后問龍殿揚如何？剛毅道：「龍殿揚是奴才的黃天霸。」退朝後，龔師傅見了笑道：「子良原來是配角兒。」眾官大笑。剛毅紅了臉，從此懷恨在心，視龔師傅如眼中釘一般，時時對人說，他要與這老頭兒拼命，卻忘了龔師傅曾推薦過他的。那年，龔師傅革職，就是剛毅一人之力，卻還是遺忿未舒，遷怒龔的門生親故。就是沒有事，還要尋些事出來。何況北山鬧了這樣大風浪，又是龔師傅的門生。北山雖不曉得死活，姓龔的在京，如何不擔愁呢？所以季樵得了北山上折子觸怒徐中堂的消息，嚇得屁急尿流，一夜睡不著。次日到會館裡去，又值北山到清秘堂去了。

季樵盤問長班道：「荀老爺這幾日同什麼人來往？」長班道：「一個沒有。前日羊少爺、莊老爺來看他，他閉著門不應呢！」

季樵道：「莊老爺來過多少次？」長班道：「來過好幾次，荀老爺總不見。他在窗外喚他也不理。」季樵聽了不做聲，便吩咐道：「以後荀老爺有什麼事情，你們總得來告訴我。」長班答應了。季樵便趕到清秘堂，卻值北山又回來了。季樵在清秘堂說一會話，便回家。

這日早起，打聽得北山上衙門去了，便坐車急急的趕進內城，到翰林院衙門口，正見北山頭上頂了折匣，又手捧著，徐步進去。那日徐中堂未到衙門，北山正要回出來，季樵在門口候住，要搶他折匣。北山抵死不放手，兩人便狠命揪做一團。眾衙役不知這個老爺是什麼人，也不上去勸，在旁邊瞧熱鬧。車夫自己更不敢上去了。兩人扭著，足有兩點鐘。季樵右足踏著青苔，滑了幾步，吃了一驚，趁勢一拖，兩人咕嚕滾倒階前。

那時季樵仰臥，北山壓在上面。眾衙役見鬧得不象樣，忙拉住北山，扶起季樵。季樵跌閃腰，仍沒奪得折匣，心中又急又氣，趁眾衙役拉住北山袖子，便向前搶折匣。那時北山想用脫袖子，望外走，不防季樵狠命一搶，搶下了，正要走出。北山見搶了折子，大怒，拉著季樵要搶回。季樵人急智生，忙將折匣向外一擲，喊道：「趕車的快快取著。」北山要搶時，折匣已擲出丈餘，便棄了季樵，搶那折子，被季樵扭住。北山恨極，就將季樵左手小指一咬，咬下了半截。季樵一痛放手，那時車夫已將折匣拾了，放在車中。北山要趕出來，卻不防仲玉趕來攔腰抱住，硬拉上車走了。季樵見折子搶得，已放下心，卻忘了指頭咬下了半截。經仲玉一問，忙將手一看，嚇了一大跳，便覺得痛起來。啞了幾聲，便將情形告訴仲玉。

二人出城來，季樵道：「你到我家中，我還要同你商量正事。」仲玉道：「還是你到我家去，一則北山不便到你家，二則我到了你家，恐北山走失，家裡人看不住他。」季樵聽了有理，就叫車夫趕到南橫街。莊仲玉先下了車，只見自己車夫在門口稟道：「小的拉到門口，請荀老爺下車進去，荀老爺下車，就飛奔的望西走了。」仲玉忙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拉住他？」車夫道：「小的正要趕，給車輪一碰，跌閃了腿，小的不能趕了。」

仲玉罵了幾句，便又上車，同季樵到會館。長班回說：「荀老爺還沒有來，羊都老爺在裡面。」季樵便同仲玉進去，講了一回，大家都是沒法。

仲玉這日起來得太早，心上有些不舒服，便辭了眾人回家，忽接山海關電有件要事，便於次日挈裝上火車出京，到山海關來。及至完了那事，回到京來，北山卻已被龔季樵、羊都老爺在徐桐門口尋著，叫人縛了，抬至龔家。那時恰巧有新捐知州引見進京的轟枚林，正是引見簽省過了，將要出京，就將北山交給轟枚林，另派一人押著，枚林答應了。北山到這個時候，如籠中物一般，只好由人播弄。到了天津，枚林出去拜客。跟北山的人，便拉著枚林的僕人，出去喝酒閒逛。北山趁無人時，一溜煙出了棧房門，也不辨東西南北。忽見背後有兩個廣東人緊緊跟著，北山走了半里許，前面有條大河橫著，北山便沿河走去，忽聽背後有人一拉，問道：「你老先生貴姓？」北山回頭一望，原來是那兩個廣東人，就答道：「我姓荀。」兩人忙道：「台印可是彭字麼？」北山答：「是的。」兩人忙作了揖道：「這裡不便多談，請至舍下。」北山這時候正是無路可走，便跟著二人到了一處，上面貼著朱紅箋「廣德劉寓」。二人讓北山進了門，在一間精舍內坐下。北山問了二人姓名，一人姓劉，一人姓夏。姓夏的便開口道：「前日兄弟在京，聽得足下上折子，請歸政、除三凶。後又聞徐中堂不允，足下便出京了。」

不想今日在此相遇，實為幸甚。當日足下在徐桐門首，弟適經過，有個朋友說是認識足下，弟牢記在心。所以今日還依稀記得。」姓劉的便道：「足下此舉，真是不避權貴，忠肝義膽，為天下人吐氣，弟等惟有五體投地。只是還求折稿一讀。」

北山聽了二人言語，很喜歡，便在腰內取出折稿，給二人閱了，二人痛贊不已。北山想道：「我正要進京，這二人很可以商量。」便將此意說了，要二人幫忙。二人忙道：「足下要進去再求各衙門代遞，此心可表天日。但據我二人鄙意，他們這些大官顯宦，都是身家性命要緊，執牢不可破的意見，所謂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哪裡肯代遞折子，碰這個大釘子。此事殊可不必。」姓夏的又道：「愚見將這折子，送給《國聞報》去登了，給天下人公論公論。」姓劉的道：「這話不差。」二人你言我話，把北山的心說動了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吾們就同去。」二人應了。姓劉的忽想著一件事，進去了半日，又出來，取了一封鈔票，手捧給北山道：「知己不說套話，吾看足下寒士，路費恐有不週，現奉上鈔票二百元，即乞笑納。」北山不收。姓夏的苦苦勸了一回，姓劉的道：「如足下再要見卻，想是嫌菲薄了。」

北山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「謝收了！」二人同出了門，走到紫竹林馬路，卻撞見了轟枚林。北山要迴避，已被枚林看見，忙拉住北山問道：「你為何在此地？」北山厲聲道：「你休要管我。」

枚林也不與二人說話，一把拉了北山，就走向棧中。那時龔季樵派來看管北山的人喝酒回來，不見了北山，問過棧中人都道出去了，嚇得三魂六魄，剩下半魂一魄，便估北山是回京去了。那時已是十一句鐘，便等不及見轟枚林，只與枚林的跟人說明，自己便匆匆的到了老龍頭火車站，寫了票，上車回京找去了。且說轟枚林揪住北山進棧房來，那僕人卻有幾斤蠻力，抱了北山到了第九號房內，緊緊的看守，不離寸步。到了次日早晨，枚林便得了京電，問北山尋得否？枚林回覆了，這夜即上輪船，三人全住在一艙。輪船開了，此時北山便插翅也飛不回去。茂林便鬆了些。北山走至中艙，見買辦正在看報，北山上去借了幾張，原來是《國聞報》。北山翻看了幾張，卻見自己的奏折果然登在陰面，便大喜。看了幾遍，向買辦要了，折疊好，放在腰袋內。又在輪船四面遊玩了半日，回到艙內。北山見過了《國聞報》便將回京上折的心事沒了。

看官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作者嘗聞倚虹樓贈北山詩有二句道：「此身無長物，未死是名心。」北山這回不顧生死，上書言事，原是求個名。所以徐桐說要參革他，他卻不怕，就怕不允代遞。今見已登了《國聞報》，弄得已是天下共知，就與得達九重差不多了，所以把回京的心事放下，卻又想起貝小姐來。

從前曾說過在京得法了，便接她進來團圓安樂。如今翰林衙門是再不能去的了，哪裡還望得登天見日、披紫賜金呢！便覺此次上書，倒害了自己。又想貝小姐聞知這事，定要擔愁受嚇，又害了貝小姐，便十分懊悔起來。這名欲交戰的時候，弄得一無頭路，到後來卻被他想得道：「既做差了，索性差到底吧。」

便守定了這個主意。

不數日，回到常熟，就有燕樓、鵜齋、幼標這一班人見著，埋怨的埋怨，安慰的安慰。北山這次回來，便不願見鄉紳前輩，只是跟了燕樓、鵜齋談談時事，講講學問，倒覺安靜了好些。

幼標便請北山在家裡做西席，轉瞬已是殘年了。那年臘月二十四日，立溥儀為皇子之詔，遍傳天下。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，聯合官紳士民一千二百人，電爭廢立，並請光緒力疾親政。又有上海教民、廣西紳民、美屬保皇會及安南、暹羅、星加城、緬甸各處寓民，均發電力爭。北山見了，又激動了一般熱誠，擬了一稿，也要發電，卻又沒有這筆電費。且有幼標留心防著，只好擱下。在甄家過了年，一日，忽見常熟縣裡差跟班來請，北山不曉得有什麼事？且不願與當道來往，便辭了病。明日，知縣又要拜會。北山與甄幼標說了，只好去回拜一次。

不說北山進縣去了，且說幼標在家，聽知縣說有事請北山去，便滿肚疑惑。到了傍晚，還不見北山回來，即打發家人去探聽。不多時家人回來說道：「小的向差役門房去問了一遍，他們也不曉得什麼，苟老爺至今還在裡面。」幼標聽了，正在納悶，忽見帳房送上一信，說是縣裡來的。幼標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北山寫的。急看是：頃在縣中，縣尊以二十五日京電相示，已奉上諭將弟革職，著地方官嚴行監禁。同時奉諭革職拿問者有四人。

弟早知不免於縲紲，今果如此。惟念士不受辱，甘以一死殉國。縣尊為弟收拾小舍，在獄中之南，不與眾囚同處，派二僕服役，又贈書籍碑帖數種。弟無他念，惟以後不能出門，與二三故人，朝夕周旋，為可悲耳。所有衣箱被囊，乞即交來人。至幸至要！幼標吾兄晚安？苟彭頓首。

幼標看了大驚，便問來人，知北山並未急壞，又知縣尊竭力照顧，便略放下心，將北山所有什物，都交給來人。又隨手作一覆，是勸他保重身體，不必氣苦等話。次日，幼標又進縣托了縣尊。這個縣尊卻極好義的，便一力擔承，看待周至。幼標便出來找北山。北山見了，拍手笑道：「吾不料今日再能見你，也就不容易了，也就不容易了。」大笑了一會。幼標疑他瘋，便又勸了一會。北山又笑道：「吾不瘋，吾心願大半已了，只是可恨朝內那班餓狗，還沒有殺盡。所以偷活著，要看他們的結果。」說罷，又切齒痛罵了一回。幼標不好說什麼，便道：「你如今幽囚在這裡，沒有事做，還是做做詩，倒可以陶養性情。我明日送給幾部詩給你，你聽我話。」北山點點頭，幼標便辭了出來。

那時常熟城內都知道了，就有與北山關切的。像齊燕樓、汪鵜齋、吳瓊秋一班人，朝夕來問候。北山在獄中，一日三餐，左圖右史，倒很舒服。作了《待訊草》四首，有「好將隔戶鞭笞一響，來試孤臣鐵石腸」之句，傳誦一時，常熟有些詞人墨客見了，便依韻和起來。也有如「青青楊柳辭春色，脈脈琴河作楚聲」諸名句。正是：玄鬣南冠，詞客有靈應識我；丹心北闕，伯才無主始憐君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